

我的师父金文声

【实录】

【味道】

忆黄焖鸡

□姜泽宇

在山大学的时候，学校后面有个黄焖鸡米饭铺子，面积不过五六平方米，只卖一道黄焖鸡。

一进店门，便能看到一口直径超过一米的高压锅以及十个灶位，店员只有老伯一人；面前摆着三个铁盘，其中整齐地堆着预先片好的鸡胸和鸡腿肉，还有三个钢盆盛着配菜。破旧灰暗的装修和老伯脸上的皱纹让人感觉这家店开在上世纪。风吹进店里，刚好能看到摇曳的电灯的反光游走于菜刀的刀刃。从刀把来看有年头了，刀面上的金属纹理更是佐证了这一点——这甚至不是近年的不锈钢产品，与老伯很是相配，让人感觉这里面有不可言传的故事。

店铺的墙上有一面满是油污的旗帜，约有百十来字，内容我已记不清，只记得开头是“本人走南闯北研究黄焖鸡数十年，与全国各地厨师切磋……”遂求证于老伯，老伯熟练地操作着，礼貌性地微抬头看了我一眼说：我在三十多个省卖过黄焖鸡，这几年在……

聊天归聊天，我终究是去填饱肚子的。只见老伯的双臂挥舞在空中，又结实地落在菜板上，神态像一个兴奋的鼓手。食材在刀俎之间被斩碎，又一气呵成地推进锅中，用时不到半分钟。

燥热的火焰展现出澄澈的红色，这大概才是那旗帜本来的颜色。老伯移走了锅盖，颠了一波勺，香味扩散开来，令本不大的屋子里充斥着一种强烈的饥饿感。那之后的每一秒，等待上菜的时间都很煎熬。这家店是我的马来西亚老师推荐给我和同学们的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与他们同去。大家讨论着欢快的话题想转移饥饿的注意力，这样的努力根本就是徒劳。

约五分钟后黄焖鸡出锅，端到桌子上的时候汤还沸腾着，涌动的汤汁裹挟着指甲盖大小的土豆丁翻滚而起，让人对食物的感情从饥饿滑向贪婪。一种占有欲油然而生。饭间老师告诉我她家好几个孩子都在帝国理工读书，到时候一起做校友介绍给我一起耍。

此事至今已五年，那之后我实际只来过这家铺子一次，出国之前还想重温却发现铺子早已不见。看来老伯又出发了，我也到了该走的时候。

其实每次我想起的不只是那天的黄焖鸡，而是永远在追求精进的老伯，每天为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付出的女老师，要好的同学以及对前途毫无概念的我。如今我或行走在异城喧闹的街头，或坐在学校安静的教室，为有这样的记忆而感到幸福。不论是思乡情切还是睹物思人，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回家的日子已经近了……

我师父金文声的一生跌宕传奇，他走上曲艺道路看似误打误撞，如今想来更像命中注定。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居，走时也不允许携带家属。在其父要离开济南的时候，家里人问他，将来让孩子学些什么，他的父亲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“学医”，却被误听为了“学艺”。曲艺在当时是不入流的行当，家里人心里犯着嘀咕，但也遵从了当家人的“意思”，让他学了戏。

由于嗓音的原因，师父后来改学评书，没想到一炮而红。解放前他十来岁时便起腕儿，当时出门穿一身杭纺，头戴礼帽，坐着洋车，手头很富裕。

师父早年艺名金钢，在济南园子里说书，只要一开书，观众哗的一声拥进来，纷纷往里面扔钱，场场座无虚席，还有的趴在窗户上听得出神。现在的“粉丝”用我们的行话称为“黏子”。有的黏子听师父说书误了工，被老板辞退了，吃不上饭，便在师父园子里边打扫屋子边听书，到饭点时师父买来烧饼请黏子吃饭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济南的曲艺市场不好，师父便想去东北闯闯，没想到在火车上钱被偷了，无奈只得从天津下车，投奔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。

那时，天津广播电视曲艺团里有



著名曲艺家金文声早年演出照。

十年动乱期间，我临时在住地济南市红旗区(今市中区)的红旗化工厂就业维持家庭生活，在厂里负责生产技术方面工作。

这家红旗化工厂在当时的国情下，可以说是个应运而生的典型小工厂。

1969年我进厂时，厂里有两个车间：一个是保色油车间，位于市内的共和街，生产磺化蓖麻子油，用于鞣皮革上光。另一个是2,4-D车间，位于市区西南的刘长山上，生产2,4-二氯苯氧乙酸化学除草剂。这两项产品产量稳定，合格率百分之百，销路很好。

职工的月工资待遇，从三十多元到七十来元不等，多数人员工资较低，但福利待遇较好，全场职工享受公费医疗，家属的医疗费报销一半。职工的劳动保护条件很好，包括为生产一线的工人查体，逐日发放毒素营养补助费，防护用品齐全，每年发工作服，夏天是浅色绸料的，冬天是深色呢料的，以及劳保专用的胶靴、手套、口罩、眼镜、帽子等。

我的日常工作，除了下车间跟班干活之外，大部分时间在化验室办公，有时候和同事对新、老产品做些小试。

当时，厂里正在进行的新产品项目投资不少，在刘长山厂址建成一座蒸馏

塔，旨在把来自923油田的粗酚原料加工成苯酚等物，既能供应市场需要，又能就近作为2,4-D车间的原料自行享用。为此，厂里先后组织一批人员去广东茂名、上海、江苏常州等地对口单位学习。不久，蒸馏塔投产成功，厂里又多了个酚蒸馏车间。

接着，厂里全面改进2,4-D、保色油、酚蒸馏三项产品的生产。五间化验室设在小山坡上，检测手段相当先进，拥有当时中、小工厂以及大专院校难得一见的气相色谱仪、极谱仪、自动电位滴定计、高精度天平等等。

车间一线的操作工和化验员，大部分是济南第四十三中学分配来的好学生。他们经过严格的培训，技术熟练。新、老职工共同战斗在生产岗位上，实行上12小时、歇24小时的“三班倒”轮流作息制度。所有的生产设备，“歇人不歇马”按需使用，保证月内完成生产任务。

1972年4月，我参加济南市科技工作会议回厂，进行一项“赶美”科研项目2、3、6-三氯苯甲酸化学除草剂，随着这个项目拨给厂里2万元试验费。厂里专门成立了实验室，在山东师范学院化学系李玫、王汝梅二位老师的热心帮助下，参照瑞典的一份专利，用了不到一个月工夫研制成功，经沈阳的全国农药检定中心检定，各项指标全都合格。

按照厂里的要求，我还承担着上新产品的任务。在厂内有同事的支持，对外则尽可能借用社会力量，和山东化工研究所、科技情报所、五三研究所、山东省图书馆、济南轻工业化学厂、济南发电厂、青岛人造板厂等单位协作关系良好，厂里的科研，生产受益匪浅。

此后，和济南木材厂、济南油漆厂、无锡化工研究所等单位协作，增添了酚醛树脂新产品。又在济南市建委的指导下，配合市里“玻璃钢一条龙”的规划，厂里作为“龙尾”，和“龙头”济南摩托车厂配套，研制成不饱和树脂，并协助市化工局制定了这两项树脂胶的“市标”。总之，工厂虽小，路子却越走越宽。比如，2,4-D不仅用在单子叶植物麦、稻之类的农田，能够卓有成效地清除双子叶的杂草，而且把它的浓度稀释至百万分之几，可以用作生长期刺激素。我曾经携带样品，在青海德令哈的海西州招待所温室拿黄瓜做过实验，它延长了花蕾时间，黄瓜个大味好，实验结果深受所长称赞。又在自己家里，把这种生长刺激素用在月季花上，花朵也明显的大，颜色更美。可见，厂里的几项产品经济潜力很大。

其间，通过参加区里的工业检查团，我们亲眼看到红旗制药厂、红旗橡胶厂、红旗窗钩厂等兄弟单位群策群力，产业也都蒸蒸日上，深感区属工业的蓬勃发展，小中见大，可以说是我国工业化进步的一个缩影。至于缺点方面，属于当时普遍存在的，在各个厂里不同程度的片面追求产值问题，当时，中央已经明令全国各地适当解决。

我离开红旗化工厂后，据说，厂里各个方面好了一阵子，最后这个厂子合到别的厂里了。我也曾满怀旧情，驱车前去探望曾经为之奋斗十年的红旗化工厂，只见当地崭新的建筑群完全取代了昔日的那片简陋厂房。

如今想来，红旗化工厂选址不当，它远在市区的南边，而济南的地形南高北低，化工厂的废料、废液、废气有毒，势必对下游环境造成污染，影响千万人的身体健康。“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”，今后，实在应该引以为戒，各种建设尽量避免再走类似的弯路。

“厂子记忆”投稿邮箱：
qlwbhzb@163.com

□李涛 口述

我与红旗化工厂

【厂子记忆】

□张世镛



1972年，本文作者参加济南市科技工作会议的出席证。